

生
活
的
血
跡



生活的血跡

顧仲起 著

上海現代書局

1928

1 9 2 8 3 1 5 初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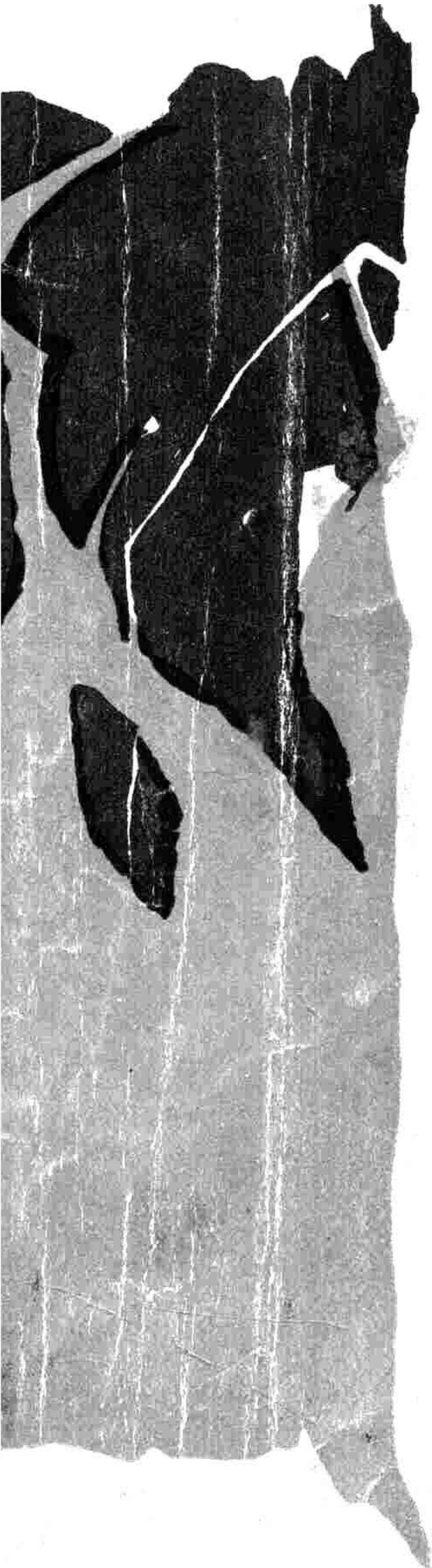
1 9 2 8 9 1 5 再 版

1 5 0 1 3 0 0 0 冊

版 權 所 有

每 冊 實 價 大 洋 五 角

上 海 四 馬 路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生活的血跡

顧仲起 著

上 海

現代書局印行

1928

生活的血跡

目 錄

封面畫·····	李壽年
再版序·····	1
告讀者·····	7
鏡子·····	13
自殺·····	57
笨家伙·····	89
老婦人的三兒子·····	107
箱子·····	145
最後的一封信·····	161
歸來·····	171

生活的血跡再版序

我和書局都沒有這樣意外的預料；在生活的血跡未出版以前，尤其是在書局方面，都恐怕出版以後銷路不好。我自己也咒罵，恐怕這本集子在出版不久便沒有人買，這一點的血跡，已在燃着最後的殘光，在不久的將來，便要在灰黯的空氣中泯滅。當我在天津時，從報上看見了生活的血跡的廣告，我不覺俯下了我的頭，兩眼且閉了起來，在默默的憑吊我這血跡最後的殘焰，憑吊這血跡在人

間最後的一點熱光。唉！過去的血跡已經泯滅，只希望將來的血，再汨汨的在人間漫流，流着一個更深刻的痕跡，流着更熱的腥氣……

但是，真是意外，我這次來上海，書局要求再版了。不料這殘燃的火焰依然在燃燒，發着他的光芒，腥腥的血氣，依然在漫灑於人們的鼻腔裏。

據書局說：這集子內容有點不妥，於將來銷路的前途上有點阻礙，要我修改。這實在是一件難事！據我自己的觀察，這集子是和平，忠實，並沒有過當的地方。在我未完成這作品以前，我是毫無偏見，毫無色彩。至所謂犧牲了社會的，個人的一切，而從事於革命的鏡子，爲着了，革命而具有偉大犧牲之精神的秋田，以及革命意識不堅決，不健全而去自殺的日本景印子，和受了現代布爾喬亞所佔領了的社會之摧殘而發牢騷而死的笨傢伙，這班人物都不過火，都不惡劣，我們革命隊伍裏確是缺少這樣的人！有了鏡子，有了秋田，才有熱烈的革命，革命才能發出炎焰的火花。有了景印子，革命

隊伍裏便不會有反革命派，有了笨傢伙，笨傢伙不是自己的，是社會壓迫他這樣。總之，這幾種人，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正缺少這樣的人！修改，實在可以不必。然而，因為書局再三的催促，不得已我便執行了這個任務。

在全集之中，我大加整理了一下，語言矛盾，錯誤，不確實的地方，我都刪去，有些地方增加了一點。至於錯字，我也改了。在最後兩篇莫明其妙的東西，我也決計的把他刪去，想讀者決不會留戀這兩篇死亡的作品，對於這一個刪改，一定會滿意的。

關於生活的血跡，原有很多話要說，可是我不知道生活的血跡，最近就可再版。所以在“笑與死”小說集的序裏却先說了，（笑與死由泰東書局出版）在這裏也沒有再說的必要。

可是我却有一點事要說：就是我希望黨國的要人和闊老們，別要看重我這窮小子，給我寫點文字賣幾個錢來過生活，別要在我的作品上，加以什

麼其他的批評。老實說：我的作品夠不上無產階級文藝的資格，既沒有社會意味，又無政治意味，更沒有描寫無產階級的生活，那裏談得到什麼無產階級的文藝？不長進的我，已到了一個落伍，腐化的時期了！這些作品的表現，不過是我個人牢騷的發洩，實在太不成話了！

不過，我希望讀者們別要灰心，我的意志還沒有死！我的血還沒有死！我的靈魂還沒有死！我決不因爲我們的同志不諒解我，打擊我，說我“臨陣脫逃”，我便灰心。我在人間一天，我總是將我的生命燃燒着火把，決計不給我這最後的殘燃熄滅，我還是要前進，要衝鋒，要和反革命派鬥爭，我始終是不會離開革命陣線的！

朋友們！我給我朋友們一個保障，希望朋友們別要誤解我——我是不會與假革命派妥協的——至於我的個人問題，特殊的要請朋友們注意：是的，不錯，現在所需要的是直接革命鬥爭，不需要文學，但是，朋友們！我幾月來勇敢的刻苦的努力

的結果，沒有給任何方面以一點好成績，對我都成了不好的批評，我從這一點上，我認識了我只能從事文學，因此，我便決定今後的文學工作。在這裏，這種從事文學的動機原來是簡單如此，絕對不含其他不純潔的成份。我希望我忠實的朋友們，別要給我以使我難受的懷疑和猜度！從事普羅列塔利亞文藝運動的人，並不就是反革命派！

生活的血跡又再版了，我拖了我的手杖，頹然的從公園走了出來，我想着我近來所受的刺激異常悲哀，頹然，回到屋內來流了很多眼淚，舉起筆來，又寫了一點牢騷。

十，七，一九二八，上海。

告 讀 者

在近來的文藝上，有了一個新的趨勢。這個新的趨勢，便是由主觀的到客觀的，由自我的到社會的，由浪漫的到寫實的，從唯心的到科學的。這，當然是文藝壇的新進步。

我們知道：文藝上的主觀色彩過於濃厚，便易於形成一種偏見的錯誤；文藝上的自我表現過於偏重，便易於流為個人主義上的矛盾；文藝上的浪漫意味過於深刻，便易於成了不忠實的忌點；文藝

上的唯心趨向過於流露，便易於變為非現實的幻象！在近來的文藝上，其所以有客觀的，社會的，寫實的，科學的新趨勢者，便是如此。

過去的，代表主觀的，自我的，唯心的，浪漫的文藝製作，那是很多的。自從新文藝流到中國，這樣的作品是層出不窮，然而到了現在，這種作品也有了毀滅與崩潰的狀態。至於在將來，那是我們可以知道的，代表非永久性的這種作品，一定有完全絕跡的時候！這，我們在近來新作品戰勝了三四年前很流行的某某等作家的作品便是一例。

近來，我們對於文藝，大概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即是“我們要開闢文藝的新途徑”，“我們要文藝走到一個新的階段上去”。這一種的文藝，還沒有多見，嚴格的來說：那末，這一種文藝還絕對的沒有出現。固然，某某的作品，是含有客觀的，社會的，寫實的，科學的成份，然而，我們還不能說這就是文藝的新途徑，和文藝的新階級。——我請讀者們恕我誇大狂的論調！

我個人方面，對於文藝，是有這種誠懇的，忠實的新感覺，——要站在十字街頭來描寫我們的文藝！但是，結果，這是失望的！我過去的作品，便是主觀的，浪漫的，唯心的，自我的！至少，是有這種趨勢。因此，從黃金之宮忽然跑到了十字街頭，十字街頭種種的情形總是看不慣。近來，我是很想寫很多的社會的，科學的，客觀的，寫實的一類作品，——但這是“畫虎不成反類狗”的故事！于是，我在文藝壇便不能不大大的失望！

當然的，我很能知道：我的作品實無出單行本子的可能。我的作品不獨非十字街頭的，而且是描寫粗糙，表現力不忠實，缺乏事實之全部的觀察力，形成了不藝術的東西！這當然不是我的客氣，——我不滿意於我自己的作品，是真實的！我不滿意於現在文藝壇一些流行的濫作，也是真實的！

但是，爲了窮困，爲了麵包，爲了肚皮的欺榨，我終於忍心地，搜集了我不忠實，不成熟的作品，來侮辱文藝的田地！使美麗而聖潔的文藝宮中，來

了一個衣服襤褸的丐者！使花木燦爛的文藝園裏，產生了荊棘與莽草！這不獨神聖的文藝家要爲着“喪失了文藝的尊嚴”而叱咤，而唾罵，或是露出滑稽的諷笑！卽在我——在作者的自己，也要哭喪了鬼醜的臉不敢抬起頭來瞧一瞧正在那裏發怒的“文藝家”！

在這裏，也許有一點可原諒的地方，就是我們展開了我們擴大的視線，現在文藝界，如我這樣不藝術的東西，也還沒有絕跡，或許我的作品也可在“沒有絕跡”的文藝界的末端，佔領一個小小的位置，做一個小小的兄弟！在另一方面，就是我這冊集子雖然不大藝術，但牠是我生活的血跡！在現代矛盾的社會中窮困的我們，好似深夜中莽原中的孤旅者，生活上都含着血的痕跡。所以，這集子雖然不是藝術，却是深深的塗着血的顏色，模糊的血塗成了這本集子。因爲牠是我血的生活的痕跡，所以我也就不客氣的來在文藝園中佔領一個小小位置。——集名“生活的血跡，”其意義也就在此。

我還要更進一步老實不客氣的說一句：現在是時候了！天空在刮着緊張暴厲的狂風，灰色的雲裏已閃出了電的火光，我們不應當再在那裏唱愉快美麗醉夢的歌聲，我們應當要凶惡着我們的面孔，到那邊去——打毀資產階級的藝術之宮！

生活的血跡中有幾篇作品是作者不願意排進去的，但如此，那就沒有成一本集子的可能，這個，是我應當向讀者抱歉的！（這類的作品大概都排在後面。）

這集子裏的作品，是我匆促的輯成，有的是已經在小說月報發表過的，有的是我的近作，——這在上面已經說過，不免有“畫虎不成反類狗”的把戲，不過，無論什麼事件，在過渡的期間，都免不了有些滑稽的笑話，文藝，也未嘗不如此。我們回憶新文藝初產生的時候，所謂“花月愛”的詩歌，所謂“美麗的女郎”的小說，都是一個有力量的例證。至於我已發表過的作品，那更不必自吹了！是幼稚的。

總之，我不是偉大的有名作家，無論如何都免不了有弱點的地方。

而且，我自離開上海以後，已有四年的歷史。這四年中，我流落各地做了四年的丘八，幸而沒有打死，可是四年以來是沒有工作文藝了！以我現在思想的散漫，生活的不穩定，要完成我文藝上的計劃，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可是，我對於文藝，還抱有很大的野心，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我也沒有其他的工作可做，我還是努力於文藝。

我和願意讀我作品的讀者一同勉勵，我們一同向着十字街頭走去……

一五，一，一九二八，上海。